

● 学术小品丛书

燕口拾泥

文学的『意思』

听风楼书话

话说《金瓶梅》

秋天的独白

评论的评论

异学杂著

梨园风景线

西洋镜语

书里书外

# 话说《金瓶梅》

王行之





# 话说《金瓶梅》

王行之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庆西

封面设计 池长尧

话说《金瓶梅》

王行之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42 印张3.19 插页2 字数56603 印数00601—14000

1983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097-9/I·95

定价：0.75 元

## “学术小品”丛书编辑旨趣

前人治学，讲究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。现在看来，三者依然不可或缺。最近十年间，国内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发展迅速，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呈现两大趋势：一则谈问题着眼于所谓大文化的实际背景，不囿于学科樊篱；一则注重文体实验，故文章自身的趣味性，又得以强调。

本社编辑、出版“学术小品”丛书，乃势所驱使，旨在扬励学术，改善文风，同时兼有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愿望。

普及与提高的统一，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结合。编辑者认为，当今理论界于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上，有所偏失。一些新近问世的学术著作以营构体系，做高头讲章为事，与读书界否隔日甚。前人有曰：文章贵在

情趣，此言甚善。在目前情况下，倡导学术趣味，而不求诸所谓“系统”或“深度”，未尝不是一种开拓。

这套丛书以文学、艺术为主，也容纳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史话题。至于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，自然以多样为好。作者学术观点，自是一家之言。是非正谬，见仁见智，读者自辨。

丛书将分辑出版，每辑十种，适通相继。区区小品，以期蔚为大观。

1988年3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买不到书，怪谁？     | 1   |
| “第一奇书”奇事录(上) | 8   |
| “第一奇书”奇事录(下) | 17  |
| 何必惧怕性描写      | 24  |
| “我”读《金瓶梅》    | 30  |
| 西门庆的话题并未说尽   | 40  |
| 潘金莲有痛苦       | 50  |
| 李瓶儿的弱点是什么？   | 60  |
| 性欲的压迫        | 67  |
| 小老婆群里的大老婆    | 73  |
| 中国人自古就有同性恋   | 80  |
| 花大舅其人        | 86  |
| 因果报应之类       | 90  |
| 西门庆家的奴才们     | 96  |
| 堪笑人人唱高调      | 108 |
| 官哥儿的死与生      | 114 |
| 《金瓶梅》与中国现代化  | 123 |
| 也算后记         | 128 |

## 买不到书，怪谁？

一位教文艺理论课的副教授先生，也是朋友，托我在北京给他买一部《金瓶梅》。本想这事儿不太难办，跑一趟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了。——可能您要问：干吗不去新华书店呀？这您又不懂咱们的国情了。《金瓶梅》是“属狗肉的，上不得席面儿”，全国大小新华书店货架上压根儿没有它的踪迹。要想找到它，只有两个地方：出版单位的后门儿和街头书摊老板屁股下的那个箱子里。

出版社的朋友听明白了我的来意，乐了：“你老兄怎么这么糊涂！前年，哦，大前年，我们社内部发行了一万部，单是一张购书票就能卖它几十块钱，一抢而光，早已没书了。你还是想办法找山东的齐鲁书社吧！”

我慌了。齐鲁书社的后门朝东还是朝西，咱不知道呀；只听说继人民文学出版社

在1985年内部发行了一万部《金瓶梅词话》之后，他们于1987年内部发行了《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，也只一万部，大概总不会有存书等着我去买。

没了辙，只好骑上自行车可着北京城转悠了一天。书摊儿老板都相当客气，没揍我，也没骂我，只不过瞪了几眼。有一位瞪过之后说：“有一部，词话本，一百元，要不要？”我没敢接碴儿，知道官价只有十二元。还有一位瞪过一眼之后，笑了笑：“好呀。你要有《金瓶梅》，我收，开盘儿一百二。”原来《金瓶梅》的身价这么高了，我赶忙返回去找那个“一百元”，他矢口否认说没有这回事儿。大约他是把我看成“雷子”了。

我决心破费十张大团结，居然在偌大的北京城里买不到一部《金瓶梅》！再想想新华书店里那些因印数太多、灰尘满面挤成一排又一排的什么“记”、什么“演义”之类，我的火气不打一处来。天王老子亲自对我讲“平等”，我也不再上当受骗了！同是厚薄差不多的古代文学名著，有的一百元也买不到，有的几块钱还卖不出去，平等

吗？反过来，有的堂而皇之地高踞在书架上，有的只配藏在屁股底下的箱子里，平等吗？就甭说同样是人，在买书问题上的级别差异了。

宁肯花高价也要买一部《金瓶梅》。即使花高价也买不到《金瓶梅》。这种现象是谁造成的？

我责怪靠《金瓶梅》发了笔小财的北京、济南两家出版社。太不象话，在十亿人口的大国里，两家合起来才印两万部，够塞哪个牙缝儿的？说的倒好听，出版此书是为了“供文学、史学、民俗学和语言学等工作者研究和参考”，全国的上述“工作者”共有多少人，难道你们真的估不出？既然你们已经对《金瓶梅》全书洗了涮了消毒了，删去了不少“淫秽”处，那么人人都有资格买，印它个几万、几十万有什么了不起！现在是供求严重失调，文化倒儿爷趁机发了财，全是不懂生财之道的这两家出版社制造出来的。——继而一想，不能怪人家。这两家出版社费了牛劲，掰开揉碎地申述出版《金瓶梅》的理由，够不容易的了。想必是管出版社的官儿不许他们多印。

我的抱怨拐了个弯儿，对咱们的领导部门颇有些不恭敬，当然是只在我心里说。敢情你们不用花钱新书就能自己飞到面前来，就不管普天下的读书人了！要是你们天天忙着开会，无暇读书，不知《金瓶梅》到底该不该大量出版，可以找个懂行的去向您“汇报汇报”呀。他会告诉你们：《金瓶梅》是咱们中国作家独力写长篇的老祖宗，距今四百多年了，比《红楼梦》还早着二百年。自从《金瓶梅》问世以后，长篇小说的题材、风格、语言都发生了大变化，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次大革命。书中的内容……对了，正是《金瓶梅》的内容犯忌讳。《金瓶梅》的“淫书”名声已经叫嚷了几百年，让“淫书”大量出版的责任谁也担不起。

细想想，管出版的领导部门也是有苦难言。社会舆论的压力太大了，维护道德风化正象保卫国家一样，人人守土有责，怎能玩忽职守！由此，我把怒气转向从孔圣人开始的历代古圣先贤们。历代的帝王给了你们多少好处？为什么那么卖力气地制造种种理论往中国老百姓头上加固紧箍咒！什么“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”哩，什么“非礼勿

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”哩，什么“思无邪”哩，闹得“性”“淫”不分，人人怕谈“性”，生怕和“淫”字沾了边，误认为人的两腿之间不长那玩艺儿就能天下太平，平地出现一个大中华君子国。可悲的是，束缚人的创造本性的道德说教天天在叫嚷，人口的繁殖日日在增多，在生产活人方面中国一直是世界冠军。六十年代我在山东曲阜住过一年多，到处都碰到姓孔的，原来最正经的孔圣人黑夜上床也并不神圣和正经。清朝的各个皇帝都颁布圣旨禁毁“淫书”《金瓶梅》，同时全国最大的《金瓶梅》版本、插图收藏家就是他们。中国的封建礼教实在太虚伪！越是叫嚷“思无邪”最起劲的人，干起“邪”事来常常更邪乎；大骂《金瓶梅》是“淫书”的也正是看过这部“淫书”的人！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把买不到《金瓶梅》的责任推到古圣先贤身上，他们在九泉之下未必能服气。他们都已死去多年了，后人利用他们的言论，他们管得了吗？

忽然间我想起托我购买《金瓶梅》的这位副教授先生来，对了，事情就是象他这样

的文艺理论家闹坏的。嗨，从五十年代起，他们打老大哥那儿趸来一点洋货色，叫嚷得多起劲！作家是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作品是“人们生活教科书”，一直发展到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供人仿效的“英雄”，而且这些英雄从不谈恋爱、与性不沾边。调门儿越唱越高越玄乎，文学作品的作用越吹越大越离谱。结果怎么样？得，不单当代作家的创作路子越走越窄越不敢讲真话（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新转机），古人写的作品也跟着吃挂落儿。《金瓶梅》既没有资格充当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拿它作“人们生活教科书”使用更是太危险。“理论”服务于“政策”，“政策”吓住了实践，于是出版家认为不让或少让《金瓶梅》和读者见面最保险。各个方面相互影响，谈《金》色变。如此说来，这位文艺理论副教授买不到文学名著《金瓶梅》，是他咎由自取了，我知道他至今还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“性文学”。

何物妖孽《金瓶梅》！骂也骂不倒，禁也禁不绝。不禁不骂似乎不足以表现社会的纯洁和道德的尊严，骂和禁的结果是它的身价、声望一天比一天高。

难道世界上真有“越批越香、越捧越臭”的事情吗？如果有，原因是什么？

我把在北京买书的经过以及上述想法，统统写信告诉了这位副教授。料来他不至于因此气得投河悬梁或者去跳楼什么的。

## “第一奇书”奇事录（上）

清初人把《金瓶梅》称为“第一奇书”，当然主要是指它的人物、故事、语言、风格迥然不同于在它之前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西游记》等，“奇”在书之内；其实，书之外（姑且这么说而已，并非绝对的“外”）的奇事也不少，提起来就叫人叹惜、难过，觉得中国人做事老是那么怪！

头一件，《金瓶梅》是个至今没有寻找出生身母亲的弃儿，它的作者是谁，一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不解之谜。

不知您注意了没有，这几年人文、齐鲁两社内部出版的两种《金瓶梅》，作者的署名不一样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金瓶梅词话》封面上，书名之下端端正正印着一行三号仿宋铅字“兰陵笑笑生著”，而齐鲁书社的漂亮封面上只有潇洒风流的蓝色手书体

“金瓶梅”三个大字，压根儿没提这部书是谁人的著作。再看看书脊和内封，字儿多了，“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”，仍然没有作者的名字。

这就是从古到今《金瓶梅》的著者是谁这场旷日持久争吵中的最后结果。

从历史文献资料上看，最早提到世界有一部小说叫做《金瓶梅》的，是明代中叶的文豪袁宏道，世称袁中郎。他在万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96年给朋友董其昌的一封信中说：

《金瓶梅》从何得来？伏枕略观，云霞满纸，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。后段在何处抄竟，当于何处倒换？幸一的示。

这是有关《金瓶梅》的第一则文字记载，距今将近四百年。袁中郎告诉我们的：他读到的是手抄本，而且只是上半部，是从当时的书画家董其昌那儿弄到手的。至于写得“云霞满纸”的小说作者是何许人，他一个字儿也没提。

过了一些年，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在《游居柿录》中也说在他哥哥那儿见过“此书之半”的《金瓶梅》，重要的是他说：

“旧时京师，有一西门千户，延一绍兴老儒于家。老儒无事，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，以西门庆彰其主人，以余影其诸姬。”写《金瓶梅》的是个小官儿的家庭教师“绍兴老儒”。这话是袁中郎抑或董其昌告诉他的？还是他自己的猜想或别有所闻？成为一个谜。

和袁中道的年龄差不多的浙江嘉兴文人沈德符，在北京见过袁中郎，谈起过《金瓶梅》。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《万历野获编》中写下了一大段较早而又较详细的《金瓶梅》史料，值得抄录于兹：

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。予恨未得见。丙午，遇中郎京邸，问：“曾有全帙否？”曰：“第睹数卷，甚奇快。今惟麻城刘廷白承禧家有全本，盖从其妻家袁文忠公得者。”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车，已携其书，因与借抄挈归。吴友

冯犹龙见之惊喜，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马仲良时榷吴关，亦劝予应梓人之求，可以疗饥。予曰：“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术，他日阎罗究诘始祸，何辞置对？吾岂以以锥博泥犁哉！”仲良大以为然，遂固篋之。未几时，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觅不得，有陋儒补以入刻，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吴语，即前后血脉，亦绝不贯串，一见知其赝作矣。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，指斥时事，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，林灵素则指陶仲文，朱勔则指陆炳，其他各有所属云。

这则纪录内容丰富，时间又早（起码写在明代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以前），对于了解《金瓶梅》的出版、流传历史太重要了。别的先甬说，关于作者，沈德符冒出的这句“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”，石破天惊，很带权威性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文人墨客间就出现了“《金瓶梅》作者猜想”的文学活动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猜来猜去，猜到嘉靖间大